

# 市场星报

## 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2024.1.20

星期六 癸卯年十二月初十  
今日4版 第8411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  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  
邮发代号 25-50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# 麦家：书籍是一块甘美的福地

记者：《麦家陪你读书（第一辑）》（《我想要的人生》《写给世间所有的迷茫》《做简单的自己》《一切都来得及》）（四本），精选了44部世界名著，每部作品的解读大约1万字。既有海明威、马尔克斯、毛姆等大家，也解读了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、巴金的《家》，当代作家只选了哈金的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和陈春成的《夜晚的潜水艇》。请问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？

麦家：作为陪人读书的一个平台，我选书的标准难免有些个性化，虽然我会广泛征求他人的意见，但总的来说，我的喜好占主导地位。我无法做到尽善尽美，但一直在孜孜以求，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是在精品名著中找，其次是自己读，喜欢了就推荐。无疑，名著之所以能被经典化，是经过历代读者检验和肯定的。从这些大家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、看到命运、看到生命的苦与乐，只有阅读这些经典著作，我们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思考和见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领读这些世界性的著作。这些著作不一定是文学类作品，像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，阅读这本书，读者会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好的理解。

记者：您说有一个计划，要用20年的时间，陪读者读1000本名著。这个漫长的计划，是如何实施的？这其中，有您亲自领读的作品吗？

麦家：计划很固板，就是一周一本，一年新读50本，重读2本，20年就是1000本。我这个普通话不行，领读是见笑了，只能做幕后工作，如选书、找人选书，有时也拆书，更多的是找人拆书，虽然很烦琐，但也很机械，多年下来，已自成一派，甚至有一个圈子。做之前，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，但我一直在努力做，几年下来信心倍增。我想，20年的时间够我老去，但觉得能陪着读者在读书中慢慢老去，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

记者：《麦家陪你读书》已出版的四本，您看过吗？如何评价？把公众号的文章直接辑为出版物，还是又做了很多编辑工作？

麦家：当然看过，并且很喜欢。里面的每一篇文章不仅我自己同事编辑过，出版社的编辑也非常职业地进行再度编辑，同时在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和出版社商量，采用小开本，对于读者而言既能体验纸质阅读的快乐，也便于携带。公众号文章虽然手机上阅读很方便，但并不影响成为出版物，甚至正因为优秀，图书出版市场才需要它，读者也需要它。我们这套书发行三万册，销量应该是在大部分图书之上。

记者：我看到您上了综艺节目《王牌对王牌》，召集和号召到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书。您好像很热衷于引领阅读这件事？在做“麦家陪你读书”的过程中，您收获了什么？

麦家：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的事情，我自己从阅读中有收获，所以很希望让大家也从阅读中受益。书籍是一块甘美的福地，我们永远能从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宝藏。“麦家陪你读书”这个公众号对我而言既是一个“宠物”，又像是一个组织，一个家庭，我们以读书之名相聚，互相温暖，一起成长。

记者：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？

麦家：这个太多太多了，不同时候有不同的“三上书”，包括“枕上书”。我简单说说吧。1986年，我读到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情节但充满情绪的小说，以少年口吻和日记式文字完成。小说可以这样写！当时真是大开眼界。而我从小写日记，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写了36本。可以说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引我走上写作的道路。它也是我那一年的“枕边书”。后来，1993年我又邂逅博尔赫斯的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。它也一度是我枕边书。就是这部作品，给我指引，让我写了《解密》以及后面一系列特情题材的小说。然后去年，我的枕边书是《维特根斯坦传》，最近一周我在读一个西班牙作家哈维尔·马里亚斯的作品《如此苍白的心》——我不知它能不能成为我的枕边书。枕边书，说到底还是读出来的，在阅读中的幸运相遇，恋爱一样的相遇。

记者：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？

麦家：《老人与海》并没有因为被我读过多次而减淡对我的冲击，并没有因为故事简单而让我感到单薄，恰恰是这种简单中呈现的那种丰富、博大，让我备感震惊。大师就是大师，毫无疑问，《老人与海》是一部大师的作品。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，我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位英雄的作家，他小说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让人不得不佩服。

记者：能否谈谈在阅读中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
麦家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，初一时读的曲波先生的《林海雪原》。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，我是在一个郎中亲戚家烧火的时候，外在柴火堆发现它的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一下就看进去了，看得如痴如醉。郎中看我这么喜欢这本书就送给了我，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。在读这本书以前，我想当然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村子里的人一样生活着，粗糙地生活着，缺乏爱，甚至吃不饱穿不暖。这本书打开了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，也接通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爱上了书，爱上了阅读，爱上了文学。这是我一生浪漫的开始。

记者：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？喜欢记笔记吗？

麦家：读书对我来说就是最日常的生活，无时无刻不在读，得空就读，利用点滴时间读。大部分阅读不做笔记，就是闲来读读，无甚针对和具体要求、目的，唯有类似“三上书”才会做些笔记，因为反复阅读自然有些心得，会记下来，也许可以写篇杂记跟人分享。

记者：令您最受益的书是什么？对您来说，写作的魅力是什么？

麦家：我前面已经谈到的《林海雪原》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都是非常令我受益的书。对我来说，写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，也是人生的渡船。童年时候，因为父亲是“反革命”，我受人歧视，被同伴抛弃，给我内心造成巨大伤害，阴影一直难以消除，年轻时写作对我几乎是一种治疗，是一种类似生理需要的需要；如今写作更增添了一种文学上的追求和使命感，我想既然我有这个才能，应该努力写出感动读者的作品，甚至代表中国的作品，让更多的人在我的作品得到曾经像温暖过我一样的温暖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会选哪三本？

麦家：第一本我可能会选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梭罗在这本书里面写到：“这世上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离得再近也无法连成一片陆地。”如果在无人岛上读这本书会产生不一样的共鸣。第二本我会带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是大海赋予了老人圣地亚哥不屈的决心和耐心。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让我学习如何像老人圣地亚哥那样有决心和勇气。第三本可能会带《尤利西斯》，很多读者评价这本书是“世界上最难读的小说”，而且这本书很厚，我想在孤岛的环境下，有这本书的陪伴会很充实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麦家 中国小说家、编剧，中国作协副主席